

In

A

Stran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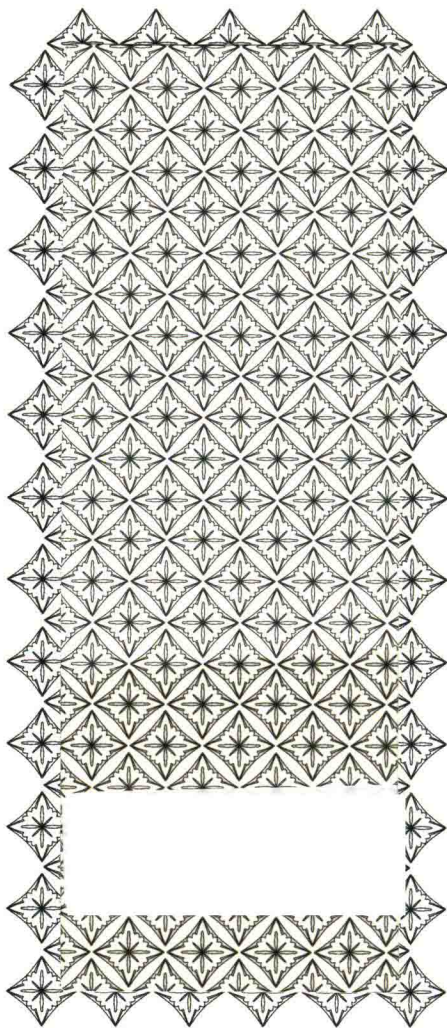
Room



南非

达蒙·加尔格特

李安 译



在一个

陌生的

房间



Damon

Galgut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CITICPRESS

在 一 个

陌 生 的

房 间

南 非

达 蒙 · 加 尔 格 特

李 安 译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CITICPRESS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一个陌生的房间 / (南非) 加尔格特著; 李安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6.7
书名原文: *In A Strange Room*
ISBN 978-7-5086-6023-3

I. ①在… II. ①加…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南非 (阿扎尼亚)—现代 IV. ①I478.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 057179 号

In a Strange Room By DAMON GALGUT
Copyright © 2010 BY DAMON GALGUT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tlantic Books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6 Chu Chen Books

ALL RIGHTS RESERVED

在一个陌生的房间

著者: [南非] 达蒙·加尔格特

译者: 李安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 × 1240mm 1/32

印张: 7.75 字数: 138千字

版次: 2016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版贸核渝字 (2011) 第49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 ISBN 978-7-5086-6023-3

定价: 35.00元

图书策划: 楚尘文化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销售部门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译 序 0 0 1

—

追 随 者 0 0 5

二

爱 恋 者 0 8 7

三

保 护 者 1 6 5

致 谢 2 3 9

译 序

李
安

1994年4月南非举行首次全民大选，始于15世纪的白人与非白人之间如火如荼的斗争才在这个国家大致平息下来。动荡不安的过往历史促成了南非文化的繁荣。南非作家纳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 1923—2014）和库切（John Maxwell Coetzee, 1940—）分别捧走1991年和200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在非洲大陆上，无论是文化还是经济方面，南非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国家。

本书作者达蒙·加尔格特（Damon Galgut）1963年出生于南非的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¹，祖上为移民南非的欧洲白人。加尔格

1 南非共和国有三个首都：行政首都（中央政府所在地）比勒陀利亚，司法首都（最高法院所在地）布隆方丹，立法首都（议会所在地）开普敦。

特在六岁时被诊断出癌症，此后长期卧病在床，亲友时常给年幼的加尔格特读故事，培养了他对文学的爱好。他在开普敦大学攻读戏剧专业，后来在这所大学讲授戏剧课程，20世纪90年代开始定居开普敦。他还是一名旅游和瑜伽爱好者，拒绝汽车和电视机这类现代产品。

17岁时，加尔格特发表了第一本小说《无罪的季节》(*A Sinless Season*, 1984)，之后陆续出版《人类的小圈圈》(*Small Circle of Beings*, 1988)、《猪的美妙尖叫》(*The Beautiful Screaming of Pigs*, 1991，获南非的最高文学奖“中央通讯社文学奖” <CNA Prize>)、《采石场》(*The Quarry*, 1995)、《好医生》(*The Good Doctor*, 2003，入围布克奖和都柏林文学奖，获英联邦作家奖之非洲地区“最佳图书奖”)、《骗子》(*The Imposter*, 2008，入围2009年英联邦作家奖)。《在一个陌生的房间》(*In a Strange Room*)是他的第七本小说，入围2010年布克奖。此外，他还出版了四个剧本。

加尔格特的作品常常被评论家拿来与他的同胞库切以及戈迪默做比较。威廉·斯基德尔斯基(William Skidelsky)在《骗子》出版后直接称加尔格特为戈迪默、库切和在南非文坛声名显赫的布林克(André Brink, 1935—2015)的接班人。时隔2年后，《在一个陌生的房间》发表，斯基德尔斯基兴奋地宣布作者已经摆脱

了库切的影响，达到全新的高度。事实上，早在2003年《好医生》入围布克奖后，斯蒂芬妮·梅里特（Stephanie Merritt）就以“走开，库切”（*Move Over, Coetzee*）为题，大胆预言加尔格特代表着南非文坛未来的方向和新的希望。

《在一个陌生的房间》叙述了主人公达蒙的三段旅游经历：与德国人莱纳结伴同游莱索托，与一个三人旅行小团队在非洲逡巡，与患躁狂症的好友安娜去印度。

有趣的是，小说的主人公达蒙和作者同名。2010年9月，加尔格特接受采访时承认小说是以他自己的三次重要的旅行为基础写成的。但它不是自传，因为加尔格特说，他的写作方式是回忆，而“回忆就是虚构”。小说中，叙述者本人、过去与现在、真实与虚构时时发生着分裂与合一，产生了一种亦真亦幻的氛围。

既分裂又完整的叙述者达蒙不断地徘徊在路上，这是由无尽的虚空引发的悲痛带来的后果。旅行已成为他的一种存在状态。

然而，每一次旅行也是他对这个世界和自身认识的加深，每一位旅伴都是他借以认识自我的一面镜子。他认识到这个世界的不可理喻，他自己的焦虑、向往、恐惧以及诸多缺陷和错误。

本书的题名来自小说中的一段话：“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你必须清空自己才能睡着。在你打算清空自己睡觉前，你是谁呢。

当你清空自己去睡觉时，你什么都不是了。当你被浓浓睡眠包围了时，你从未成为什么人。”（见第 62 页）这是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的小说《我弥留之际》中的一段话¹，小说由此与这位意识流代表作家之间建立起了某种潜在的勾连。

¹ 参见威廉·福克纳：《我弥留之际》，李文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65页。

—

追 隨 者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下午，他动身踏上眼前的小路，很快把小镇抛诸身后。大约一小时后，他已置身于覆盖着橄榄树和灰色石块的矮小山冈之间，从这里可以眺望远方的一片平原，它逐渐下沉，直至没入大海。他感到强烈的快乐，当他独自徒步时，才可能会这样。

马路高低起伏，这让他时而可以极目远眺，时而什么也看不见。他不停地四处张望，期待能看到其他人，可是偌大一片风景中杳无人烟，唯一的人类印迹是偶尔出现的渺小而遥远的房屋，以及真真切切的马路。

在某些时刻，当他到达一座小山的山顶时，他意识到远远地有另一个人影。这人可能是男人或者女人，可能属于任何年龄阶段，可能在接近或者远离他，正向着任何一个方向步行。他注视着这个人，直到马路下降视线被挡住。当他来到下一个坡顶时，那个人影清晰起来，在朝着他的方向走。现在他们都看着对方，但都装作没有在看。

更接近了，他们停了下来。这是个男人，和他一样的年龄，穿着一身黑，黑色的裤子和衬衫，黑色的靴子，甚至他的帆布背

包也是黑色的。我没有记下另一个男人的穿着打扮，我忘了。

他们点头问好，他们微笑。

你从哪里来。

迈锡尼¹。他指着肩膀的后方。你呢。

黑衣男人也指了一下，方向很含混地指向他背后的远方。你去哪里呢。他带有另一个男人无法辨别的口音，他可能是斯堪的纳维亚人，或者是德国人。

去遗址。

我认为遗址在那条道上。

是的。但不是那些遗址，我已经看过它们了。

有别的遗址吗。

对。

有多远。

我想有十公里。别人是这么告诉我的。

他点点头。他有一种郁郁寡欢的美，长长的丝质的头发披落在肩上。他笑了，尽管没什么可笑的。你从哪里来。

南非。你呢。

我从德国来。你在迈锡尼时住在哪里。

1 迈锡尼 (Mycenae): 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北部的古希腊城市。

青年旅舍。

那里人很多。

只有我自己。你要在这里待一段时间吗。

他摇摇头，长发飘扬起来。我今晚坐火车走。去雅典。

他们用一种奇怪的方式交谈，他们之间隔着一条马路。冥冥中有什么东西把他们联系到一起，虽不亲密，但感觉熟悉，似曾相识一般。尽管他们从未谋面。

在遗址玩得开心，德国人笑了。南非人说好。于是他们相互点头道别，各自慢慢在狭窄的白色马路上渐行渐远，时而回望，直到他们再次成为两个渺小而遥远的点，随着地势的起伏上升下沉。

下午过半时，他到达遗址。我现在甚至记不起它们的样子，那是些巨大却已经难以辨认的建筑遗迹，有一个不得不攀爬过去的栅栏，它让人油然而起一种对狗的恐惧，不过狗没有出现。他在岩石、柱子和壁架间蹒跚行走，尝试着想象遗址的过往，但历史拒绝想象。他坐在一块凸起的石头地板的边缘，空洞的目光凝视着环绕在他周围的群山，开始回想过去发生的事情。在时间的指缝中回望他，我记得他所记得的，我甚至比他能嗅到在场的气息。但是记忆有其自身的距离，可以说，他整个就是我，也可以说，他是个陌生人，我冷眼旁观之。

等他再次回过神来时，太阳已经开始西沉，群山拉长的阴影穿越平原。他在黄昏的寒意中慢慢地走回去。星星把自己播种在头顶上明亮的花圃里，大地庞大、古老而黑暗。他来到小村的边缘，走上空荡荡的主街，早已过了晚饭时间，商店和饭馆已经关门打烊，所有的窗子昏暗无光。他走过旅舍敞开着的前门，爬上楼梯，穿过通道，经过一个个房间，里面摆满了一排排空着的双层床。到处弥漫着黑暗和寒冷，每年的这个时间没有人来旅游。他一直走到旅舍最里面那个最高的房间，它在屋顶中部，是一个固定在平面上的白色立方体。他现在十分疲惫，饥肠辘辘，很想睡觉。

但是，德国人正在房间里等他。他坐在一张床上，手放在两膝间，微笑着。

你好。

他走了进去，关上身后的门。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没赶上今晚的火车。早上还有一趟。我决定等到那个时候再走。我请求他把我安排在你的房间。

我知道了。

你不介意吧。

我只是有点惊讶，我没有想到，不，我不介意。

他没有介意，但他还是有些不自在。他明白另一个人耽搁了

他的旅程不是因为火车，而是因为他，因为他们在路上曾经有过的交谈。

他坐在自己床上。他们再次相视一笑。

你打算在这儿待多久。

我也明天早晨走。

你去雅典吗？

不，是另一条路。去斯巴达¹。

那么你已经看过迈锡尼了。

我在这里两天了。

哦。

沉默了一阵，两人都没有动。

我可能再停留一天，我不赶时间，我喜欢这个地方。

德国人仔细考虑了一下。我想我也可能这样。我还没有看过迈锡尼。

你应该去那里看看。

那么你留下来。

是的。

行。我也留下来，一天。

1 斯巴达 (Sparta): 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城市，古希腊军事重镇。

似乎在这个实际安排之外他们还就某些事情达成了一致，但究竟是什么不甚明了。夜深了，寒气逼人，小小的房间在荧光灯照耀下既阴冷又难看。南非人很快就钻入了他的睡袋，他有些腼腆，通常他会脱掉衣服睡觉，但今晚没有。他脱下鞋，摘掉手表和两个铜手镯，爬入睡袋仰面躺下。他能看到上铺的条形金属板，白天的画面断断续续地浮现在他的脑海中，那些遗址、马路以及多节瘤的橄榄树。

德国人也准备上床。他坐在床上摊开睡袋。当然他的睡袋也是黑色的。他解开靴子的带子，脱下来并排放在地板上。也许他平时也是脱衣服睡觉的，但今晚也没有脱，他通常的做法无从知晓。他没戴手表。他穿着黑色短袜走到门口关上灯，然后轻轻地返回他的床爬上去，过了一会儿就安定下来了。

南非人说了些什么。

我听不见你说的话。

你叫什么名字。

莱纳。你呢。

我叫达蒙。

达蒙，晚安。

晚安，莱纳。

晚安。

次日他醒来时，另一张床是空的，隔壁淋浴间内传来渐渐水声。他起身出去，来到房顶。空气冰冷、明亮而清澈。他穿过房顶，坐在屋顶边沿的栏杆上，小镇上其他房子的屋顶尽收眼底，主街东西贯通，远处一块草地上有马匹的小小身影。他离家非常遥远了。

莱纳来到屋顶上，用一块毛巾擦干他的长发。他还穿着昨天那条黑色裤子，但没有穿衬衣，他有着棕色的皮肤，身体结实，身材比例十分匀称。他知道自己很漂亮，衬托得南非人有些丑陋。他站在太阳下晒干自己，然后也走过来坐到栏杆上。他把毛巾搭在脖子上，皮肤上满是被寒冷激出的鸡皮疙瘩，水珠在他粗壮的胸毛上金属般闪耀。

你今天想干什么。

去遗址怎样。

他们去了遗址。他已经看过了，他昨天在这里花费了几个小时，但现在他通过莱纳的眼睛审视这些厚厚的墙壁、地基、堡垒和高大的坟墓。当莱纳迈着一成不变的步子从一面绕向另一面时，他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修长的身体完美地挺立着。他坐在一块